

知青记忆

那些个 黄昏与黎明

杨俊文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那些个 黄昏与黎明

杨俊文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些个黄昏与黎明/杨俊文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9
ISBN 978 - 7 - 5063 - 7567 - 2

I. ①那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0826 号

那些个黄昏与黎明

作 者: 杨俊文

责任编辑: 佳 丽

装帧设计: 百丰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7567 - 2

定 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不同一般之书

叶 辛

《那些个黄昏与黎明》是杨俊文先生的一本散文随笔集，一本和他的知青生涯有关的集子。

今年是“文革”期间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45 周年。这是因为当年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，起始于毛主席于 1968 年 12 月 21 日晚上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……”那条最高指示的发表。而千百万知识青年，真正落实这条指示，身体力行地走向广阔的天地，是在过了 1969 年的元旦和春节之后。可能是大多数知青步入了老年的门槛，可能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爱回忆往事，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知青回忆录、知青文集、图片集、摄影集、谈话实录……特别多，收到这些写真性质的文集，我总会饶有兴致地翻阅一遍，选出那些感兴趣的篇目，细细地拜读。原因很简单，只因我也曾经是个知青。我时常想，知识青年离开农村之后，有的当了外交官，有的当了高级军官，有的当了高级知识分子，有的成了省部级高官，有的

成了名教授、名艺人、名学者……后来的人生也很精彩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觉得，知青岁月永难忘怀呢？他们为什么最愿意回顾的，还是插队落户的日子呢？

其实他们的心愿很简单，只是希望不要輕易地忘记这段历史，从而愈加珍惜今天的生活。

读了杨俊文先生的《那些个黄昏与黎明》，我最想说的，也是这层意思。

杨俊文先生出生于1956年。他下乡时18岁，已经是1974年了。用知青一代人的话来说，他是小弟弟。尽管只在辽宁省建昌县碾子沟大队插队落户了近3年的时间，但是在这3年时间里用心感悟，用整个青春的热情投身于乡间的生活，他干农活、干粗活，吃粗糙难咽的伙食，住尘土纷扬的土炕。可在这过程中，他细心地体察着知青的感受，体察着农民们的辛劳和憨厚，接触着东北农村里的男女老幼，否则他写不出“农村里的老人才是真正的老人”这样的话。

正因为有了知青岁月里的用心感悟和体验，今天他才能写出这些散文和随笔来，但这些饱蘸着他感情的散文、随笔，不是一般的生活实录，不是空泛的怀旧，而是以他的思想他的情感，以他的灵魂，以那些和着血泪与温情的生活体验，为读者构筑起一道时光之桥，让我们借助他回忆的情愫重回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，重回那一段他青春起步的岁月。

比如他写到的在乡村看电影的场景，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经历过。但是在他的字里行间，又透出当年的知青和农民们，是多么饥渴地盼望着文化生活。又比如他的《家书》，通过为不识字农民代写家信，刻画了一个年轻的战士对待二位女友的

态度，以及当父母的本真的天性。再比如写下乡第一天的《插队之夜》和离开农村那一日的《返城》，既写出了千百万知青共同经历过的“第一天”和“离别之泪”，又写出了碾子沟插队知青们不同一般的插队之夜和返城的波澜。《插队之夜》中女知青的突发疾病和雨夜送救，《返城》里把知青分成几拨回归的情节，始终吊着读者的心，堪称是神来之笔，又是生活的天赐。

看得出，杨俊文的散文随笔，在朴素的叙事中有他独到的抒情，在看似平易中显出深沉的意蕴，在平实中见新奇，读来让人咀嚼再三，深长思之。

这就显得很不易了。

《那些个黄昏与黎明》是一本有关知青生活的书。但她又是一本不同一般的知青生活之书。

是为序。

（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目 录

插队之夜	/ 001
忧郁的吴祥	/ 012
苦涩的尊严	/ 021
家 书	/ 029
让寒夜远去	/ 039
喝 粥	/ 045
课 钟	/ 052
看一场电影	/ 063
荒野上的诗情	/ 071
光 棍	/ 080
豆 腐	/ 090
夜色如约	/ 100
吃派饭	/ 108
魔鬼故事	/ 118
那些个黄昏与黎明	/ 126
批斗会	/ 133
地 震	/ 142
代销点	/ 152
杀 猪	/ 164
两头驴	/ 173
阴 影	/ 180
白蛇风波	/ 189
分 红	/ 197
结缘范敬宜夫妇	/ 207
返 城	/ 217

插队之夜

夜里往往是做梦的时候，梦能做长，天就亮了，一夜自然过去。

1974年7月30日的夜，却成了我的梦，以至40年尚未消逝。我仍然无法判断那个生活起点的夜晚，遭遇的是悲是喜、是忧是欢，也无法探究从那个夜晚开始的一切，与今天的一切有何种缘由。只是它常常走进我的梦里，且无数次看到它笼罩的新奇、不解、感奋、无奈、希冀、怅惘的一双双眼睛。岁月和岁月里的人早已远去，而那个夜晚却停留在那里……

两辆解放牌卡车从铺着沙土的县道上下来，沿着坑洼弯曲的小路，摇摇晃晃地进村时，太阳快要落山了。翻山越岭地跑了将近一天，终于来到辽宁西部与河北省青龙县交界的碾子沟大队。

知青点的房后站着好多人，其中有许多老人和孩子，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，挤满了从东到西的一条土路。看这场面事先像是有人安排的。只有屈指可数的几辆畜力车的偏僻地方，突然乘汽车来了这多么城里人，对从未见过汽车开到这里的人们

来说，无疑是件惊天动地的事。见车开过来，人们先是翘首相望，而后迅速躲闪到路两边。车开到他们眼前，却没人为这支队伍鼓掌。他们也许不习惯用掌声去表达心情，况且他们也无法预知这群年轻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。我看到他们身着的破旧衣服和怔怔的眼神，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里的一切。

车一停下，尘土便忽地翻卷起来。这也许是城市与农村最直白的迥异。当地的人不像我们，怕尘土飞进嘴里，非要眯眯着眼睛，用手把嘴捂住。他们对待尘土的态度像是没有尘土，依然睁大眼睛，好奇地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青年男女。

大家打开车厢板，纷纷跳下车，双手拍打一阵衣服，男女四十三人，便在两名大队干部的引导下，按性别分别走进一幢房子的东西两个走廊。这就是知青宿舍，是这些年轻人思想的快马从未奔驰过的一个角落。

知青点的路北是学校，晚饭是大队特意安排的，吃饭的地点就在学校的教室里。尽管一阵热情相让，但进去吃饭的不过十几个人，女生没有一人去吃。在学校的操场上，大队举行了欢迎仪式。先是大队书记讲话，他站在教室的屋檐下，只有短短几句，大意就是欢迎毛主席的客人，有困难找大队，希望扎根农村等等。然后算是文艺演出，节目由当地的农民自编自演。操场上摆放许多凳子，大队有专人负责招呼知青一律坐在凳子上。那场面像是唱大戏似的，不知来了多少人，但他们没人坐凳子，全都站在知青周围，有些人还站在了教室的屋顶上。

节目有唱有跳。看来这里多日没有下雨，地没有半点的湿润，几个人跳起来，烟尘很快布满了整个操场，并向四周飘散

开来，把黄昏的颜色勾兑得更像黄昏。知青们旅途劳顿，加之一日之内便由城市到乡村，所以兴致不高，有些女生如黄昏般阴沉的脸，用头巾蒙盖着，把头深深地低下。坐着看节目的，只是躲避着弥漫的尘土，却无意地冷落了山里人的热情，没有人为节目鼓掌，鼓掌的都是站着的当地人。其实，尽管那些节目简单，除了“四老汉学毛选”、“三句半”、“数来宝”，似乎再没有什么，但毕竟是大队经过认真准备的。知青们对此却不以为然。直到现在，我仍觉得辜负了那份纯朴的情义，一直想把没鼓起的掌声再补给他们。

以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回到宿舍，才开始细细打量眼前陌生的新居。可能是大队接到安置知青的任务晚了，宿舍虽然建好，还没有来得及分割出若干个房间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“筒子屋”，每个屋足有二十米长，一眼望去，尽是一块块裸露的土坯。里墙全是用土坯垒的，从外面辨别不出。外墙堆砌的全是石头。当地的山土层薄，大都是没用的碎石，后来知道，建知青点砌墙的石头是从附近的河底挑拣出来的。石头没有方圆，当然没有鲜明的棱角，缝隙用白灰掺拌碎麻勾抹。屋里的土坯贴着外墙的石头，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涂抹了泥，虽不平但很光滑。男女的分界，也是一道擻起的土坯墙。由于墙距离棚顶已不够一块整坯的高度，顶部便没有封堵。整个墙体没抹上泥灰，坯间都有明显的缝隙，使两边说话的声音如在一室。

炕同样是用土坯搭建的，屋子长，炕也长，尽管上面铺盖了崭新的席子，从一侧向另一侧看去，席面却有明显的凸凹。脚踩上去，心却悬起来，生怕土坯突然塌陷下去。所有的土坯都是同样的尺寸，每一块有一尺半的长度，宽度是长度的

一半，二寸厚，比城里建楼使用的红砖要大得多。这里看不到红砖，土坯是主要的建筑材料。打土坯要把叶草切割成一两寸长，搅拌在泥里，这样会增加泥的黏结度，否则坯晒干了，会龟裂得派不上用场。这打坯的工艺很粗糙，叶草并没有和泥亲吻在一起，而是刺猬似的在坯面向外翘着，翘得让人心里不安，仿佛稍稍一动，就会被那翘起如针的东西刺痛似的。

小时候在外祖母家睡过土坯炕，冬天屋子里暖暖的，全是炕上散发的温度，那只老花猫从早到晚蹲在炕头，听坐满了一炕的人天南地北“侃大山”。而在这样的房子里，虽然是暮夏，也没有那种温暖，更没有人喜欢说什么。大家忙着把行李打开，相互商量着选择自己在这铺炕上的位置。炕已有人提前帮助烧热，但由于土坯尚未晒干，躺在炕上有股湿漉漉的水汽，在身下蒸腾着。大家不停地翻身，又不停地坐起。此时，昨晚家里的床与今夜土坯炕的对比，让浑身上下不知如何安放是好。

我忽然有种被土坯包裹的感觉，又像是被厚厚的泥土掩埋，有点喘不过气来，但又不敢大口地呼吸，似乎害怕空气中有土被吸到肚子里。没过多久，那土的味道越发浓烈起来，浓烈得直往鼻孔里钻。课本里泥土的气味历来都是芳香的，湿湿甜甜的清新鲜。过去一想到泥土，就想到从泥土里生长出的粮食。谁知屋子里的土的味道，却怪异得不像土，更不像课本里描述的捧在手上的土，那味道像溢出的一股并不潮湿的霉气，也像晒得发焦的蛤蟆烟浸出的隐隐的干辣。

在这样的气息充盈弥漫的夜晚，不能不对泥土的情感产生疏远与厌恶，进而想到未来无法离开种种关于土的日子，一

颗火热的心骤然遭遇冷却，屋子里一阵嘈杂早已变得鸦雀无声。也许土坯的灰黄恰如当地社员脸的颜色，所以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土坯，当然还有从土坯里散发出的气息。并未晒干的松树枝在炕洞里燃烧，烟，从土坯的每一道缝隙里窜出来，在席子编织出的条纹上飘移着，谁也嗅不出那味道是烟还是土。

分界墙土坯的间隙，透着微弱的光亮，外面有风，光亮一闪一闪的。来之前，没人通知插队的地方是无电村，要点煤油灯。这种远离城市灯火的照明工具，只有远在故乡的父亲的父亲才熟悉。从电灯到煤油灯亮度的强烈反差，时光仿佛被推至一个古老的年代，起码是祖父在炕头抽着旱烟而祖母在一边摇动棉花车的岁月。没人在今晚看书写信，所以灯光昏暗与否眼下无关紧要。我并不嫌弃眼前光线的昏暗，也许因为它更像祖辈的夜晚和夜晚里祖辈的目光。

灯点亮了后，大家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转到煤油灯上。记得给男生宿舍配备了三盏灯，没有专门挂灯的地方，随意放在炕上几个位置。每盏灯前都有几个人围着，看从灯罩里放射出的橘黄色的光亮。谁离灯火的上方近，谁的鼻孔便很快挂满了一层黑灰。

大队书记有些放心不下，过来看望大家。他看有人围着灯看什么，猜出城里人的一份好奇，话题便说到眼前的煤油灯。开始听时觉得有些不解，后来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且又不免酸楚。他说，现在全大队的社员家家点煤油灯，公社那边去年有了电灯，还不知道啥时候线路能拉到这里。老百姓点灯可不是随便点的，天快黑了没人点，因为恍恍惚惚能看见，摔不了

跟头。月亮要是亮堂堂的，如果妇女不纺棉花线，家里也不点灯。天黑得啥也看不见了，才把灯点亮，但灯捻子也不往大了挑，捻子长了屋里倒是亮，可油不到一袋烟工夫，准能下去半个指头，要是点一个多小时，灯捻子就像喝油似的，油灯罐小的，油就被喝得干干净净了。

大家听着，禁不住有人插话：那就再添满油呗，要不换一个大点儿的油罐。大队书记知道，这样的提示该有多么幼稚。习惯了城市灯火的十七八岁的孩子们，无法想象那小小的油罐里的煤油意味着什么。后来总算明白，社员们早早睡去，并不全是因为一天的劳累，煤油灯古老的昏黄充满了一种贫穷的色调。

买一斤煤油五毛钱，而每天十个工分，上年分红时有的生产队日值不到一毛钱，没有几家舍得把吃盐的钱都让灯捻子吃光了。等到快过年了，每家才肯花钱买蜡烛，有的买一包，有的按支买，除夕夜把蜡烛点上。过了除夕，剩下的蜡烛就得省着用，不能天天晚上点。即使点蜡烛，亮一会儿就吹灭了。有的家非要那种喜庆，让烛光照照亮，见火苗大一点儿，就忙着用剪子把蜡芯剪平。芯的长度控制住了，蜡烛不淌泪，就节省了。到了正月十五，还会有蜡烛亮起来。过了十五，屋子里亮的就是煤油灯了。

没有人不感激爱迪生，他把电带到这个世界。如果山里的人知道是19世纪波兰的一位发明家发明了煤油灯，便会对他更加充满感激。他让黑夜有了光亮，尽管那光亮昏黄而又微弱，但为他们节省了昂贵而稀缺的麻油和所有的植物油。

知青点里煤油灯的款式是村里不多见的。灯座是镀铜的，

上面是玻璃罩，像个大肚葫芦。灯捻靠一个小小的旋钮调节长度。社员家的煤油灯大部分用钢笔水瓶或西药瓶做的，煤油倒在里面，上面拧个铁盖或盖上圆形的小铁片，铁片中心打个孔，把用棉花搓成的捻子伸到油里，用火柴一点灯就亮了。但它远不如知青点的灯亮。

知青点的灯光与城里的相比，便如黑夜的萤火，在青涩心灵的窗口，闪动着许许多多令人迷惘的故事。围坐在煤油灯前，看那跳动的光亮像是眨动的泪眼，带着一种苦难远远走来，轻轻地向你诉说，让你屏息静听下去，直到你什么也听不到，最后还是看那灯光，看它虚弱无力的闪动。有人靠近灯前，忍不住拨弄灯的旋钮，让灯再亮一些，像是要拨亮某种希望，而昏黄的灯影在黑夜里依然是那么昏黄。

最令人难耐的是突如其来的雨声。

那个季节本来不该少雨，谁知干旱久了，雨攒到了一起。白天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，太阳落下去还留了一片晚霞，让人感到安谧而温暖。刚要入睡，雨来了。在城市长大的孩子，只看到雨点落在柏油路上，落在对面人家的房顶，掀起一层薄薄的烟雾，似乎听不到比“哗哗”更猛烈的雨声。这山里的雨下得倒很特别。

知青点的房前有不小一片青纱帐，种的玉米有一人左右的高度，雨点落在庄稼的叶片上，发出沙沙的均匀的声音，只是轻轻的一个节奏，没有任何杂音掺和进来。开始不觉得是雨，以为是起风了，直到雨点打在窗上，才知道真的是下雨。

刚到这里，就听大队干部说，老天再不下雨，今年就没多大收成了。雨声也许会让山村里的人兴奋得从睡梦中醒来，并

一直听下去。而对我们这些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城市青年，增添的只是一份惆怅不已的心绪。

雨声由轻转重，雨水倾泻到头上的棚顶，沉闷的轰响像有车轮在房上接连不停地碾压着。听那声音，仿佛一群骏马在奔腾，更像是咆哮的洪水，在房子上滚滚奔泻着。城市的雨下得再大，在屋子里听雨声，也没有半点的惶恐。我担心房顶即刻会被冲塌，担心泥水、瓦片、檩木一同倾落下来，担心会被掩埋在废墟之中。大家纷纷坐起，眼睛死死地朝头顶上张望，仿佛用视线能将房顶支撑住。

其实，当地不论哪家的房子，此时都该是同样的轰响，但他们不会感到惶恐，也许因为那房子是自己亲手建的，一石一瓦经过了自己的手，就不必再担心什么。也许他们更希望听到这样的雨声，让无雨而生的愁苦在一夜之间随雨而去。

建知青点的房子，上级有专门拨款。房顶是起脊的，铺的是青瓦。可能时间仓促，也可能当地工匠手艺差，瓦铺得起伏伏的。虽说当地的房子也都是这个样式，窗户是玻璃的却没有几户。知青点的窗户都安上了玻璃，用钉子卡在窗框上，少了一道涂抹腻子的工序。窗木还是原木发白的颜色。来到这里，几乎看不到有哪家是新建的房子，许多家房子的外墙皮都脱落了，斑斑驳驳，有的还能看见房架子露出的木头。无疑，知青的住房是他们无法相比的，但毕竟不知道这房子是否牢固，况且那些土坯的性能又使人产生忧虑。细看房子使用的檩木，确实有些细弱，树皮也残留在上面。檩木与檩木之间，是更细弱的木段，用高粱秸秆编织的棚，铺垫在它的上面，形成了微微向下的弧状。

白天欢送的锣鼓转换为风雨的瞬间，似乎已经注定了身在这个夜晚的所有年轻人的命运，只是无法揣度风雨中遭遇泥泞的脚步能迈向何处。看着悬在头顶上的一根根木头，在暴雨声中如此吃力的担当，我忽然忧虑自己能否担当起明天的命运。

那雨本不该下在离家的第一个夜里。那个夜应该有一轮明月挂在天上。望着月亮只会使人想家，想父母、想亲人，无论如何去想，即使想出泪来，也绝不会是夜里听雨听出的心情。夜里的雨是带着语言的，雨打在窗上，也像是接连发出的某种疑问，问这群年轻人从哪里来，为什么远离家乡选择来到这里，能否喜欢土的味道和土里生长出的东西，甚至问我们是要落户生根还是镀镀金便扬长而去。这样的疑问当然显得多余。

雨停了，最后剩下的清晰可数的檐滴，一字一字地非要把雨的所有心思诉完为止。也许是它的疑问有意撩拨了烦乱的心绪，在檐滴消失后本该归于平静的时刻，啜泣的声音突然穿过分界墙的缝隙传来，开始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不一会儿是几个人，而后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效仿此声，有的竟然呜呜地哭出声来，给这骤雨初歇的夜带来了一份难耐的凄楚。

“哭什么哭！赶紧睡觉！”在校时的老班长于言思当然成为知青点的点长，他忽地坐起来，冲着分界墙吼了一嗓子。这吼声不但没将女生们的哭声压住，反倒像彻底打开了开关，让啜泣顿时都变为分明的哭声，又让哭声放大了几倍的音量。她们当然因为离家才有泪水，早上出发前，也是她们同送行的父母一道将泪珠挂在脸上。而男生们没有流泪的，即使有也许流到肚子里，表面上还是无所畏惧的样子。所以男生讨厌哭声，更讨厌它穿越土坯缝隙的微光，带着毫无顾忌的情绪，持续不断

地在耳边响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子里开始沉寂下来，总算到了该入睡的时候。说来也怪，这沉寂却让脑海很快响起白天欢送的锣鼓，挂在广场大楼上的高音喇叭，似乎还在播放配乐诗朗诵——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，还有刚刚上映的《闪闪的红星》电影插曲——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

“哎哟——妈呀——”一声尖细的哭叫如针一般猛烈地刺痛了男生的心脏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惊坐起来。“小花！小花！”隔壁的女生大声呼喊。“怎么回事？”“不好了！郑小花打滚呢！浑身都是汗！”老班长立即招呼人：“走！找大队，上医院！”

赤脚医生赶来后，并没有诊断出郑小花患了什么病，只是说病得不轻，赶快去公社卫生院。郑小花被几名女生抬上已等候在房前的一辆畜力车，班长带我和两名女生陪同。赶车的社员刚摇晃一下鞭子，雨点却又落了下来，便喊人取来几件雨衣穿在身上。赶车人不太在乎雨，他只戴一顶草帽，不停地吆喝着拉车的牲畜。夜色漆黑，看不清是骡子还是马。四个人将各自的雨衣用手撑起，郑小花被罩在里面。她还在哭，哭声还是像在屋子里那样阵阵的尖细，只是车的猛烈颠簸把她发出的声音切割得零零碎碎而又时断时续。大约颠簸了四五里的路途，车突然停下了，赶车人跳下车向前走去，很快又转身回来。他说河涨水了，车过不去。我们几个人相互凝望着，焦急得不知道说什么，然后都把目光投向了斜卧在车中央的郑小花。此时，她竟然停止了一路的哭声，静静地环视围坐她身边的人，忽然坐起身来：“我不疼了，还是回去吧！”她说话的语气舒缓，看来真的是解除了疼痛。车返回的途中，雨也停了。